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初集卷五至七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張同偃

謄錄監生臣袁瑩

石初集卷五

元 周霆震 撰

五言絶句

擬復愁十二首

一燼城門火餘灰已復寒小兒爭炙手猶作燎原看

殺氣頻年盛南昌接武昌帝城春有路昨夜夢錢塘

錢塘江上水幾載獨朝宗到海傳消息殷勤起臥龍

旌旆簇雕鞍花袍紫鳳團路人潛側目敢謂沐猴冠

來往動戍羣翩翩得意人九朝深雨露頭白獨沾巾
天驥鹽中蹶瑤釵井底深如何起阡陌坐致萬黃金
銀鞍寶校新羅綺耀青春曾識官儀舊羞看馬上人
屏迹譙樓下深追少壯時臥聽更漏鼓雙淚落如絲
朱衣羣百姓白晝出乘車咫尺青門路無由得種瓜
列位公侯罷連營使相尊庶僚供指使誰復恥心存
從封餘亦蝗逐氣布青蠅欲市金臺駿黃河久不冰
未忍歌鴝鵒猶能拜杜鵑暮年心寸許何日覩青天

七言絶句

贊少陵騎驢

巫山雲暗失歸樵劍閣春深雪未消淚墮中原天萬里蹇驢獨過浣花橋

戲筆

西園蹴踘醉蒲萄北里琵琶紫錦條堪笑東家頭白者一燈深夜讀離騷

客有賦大軍來者戲答

罷看炙背短牆隈問我何時笑口開幾度傳聞狂欲舞
如今懶說大軍來
夢寐漁陽右北平彎弓走馬氣憑陵不知近日燕山雪
添得黄河幾尺深
北山口號
斷黄連結蔡州城風靡江東莫敢膺千里南來今送死
天知忠節在廬陵
過江雲起劒鋒馳捕取紅巾血作池從此廬陵收野史

水東第一賽男兒

城門晝開車馬喧人行呵道競摩肩軍興那得廷如水

監郡從來不受錢

莫道逝川波自平莫道凫鷖元不驚白髮營門二千石

幾回霜月送鞭聲

天獄東回納贛川山峰斷處是青天螺湖橋下清流水

留向槎灘送戰船

林郭揚旗激箭鋒江城吹角氣如虹義山雲霧西昌月

一斤丹心兩地同

江西省掾陳允中避罪來永新固守城池屹立羣盜中泰和宣差以廉明著稱境内晏然

蠻氣樓臺轉眼空荒墟誰與弔秋蟲道邊小屋柴門掩猶是當年種菜翁

紀事

去年閏三月十六日歐賊自袁來陷吾州十九日以陳冦敗走郡城急報馳去里猾易桂芳暨脫罪小吏

顧清遠兩家兄弟獻馬納降力陳括貨之計追至東門外慫留遣趙普玄者復回遂稔安成之禍四月二日城復趙誅易顧殲焉

萬斛北鹽扃海隅邇來商販競南趨去年今日城中價一貫文纔十四銖

幸及西成旱築場歲寒猶恐菜畦荒山村肉價何須問近日雞豚倍北羊常年北羊二貫一斤今豬雞四貫一斤

燼餘十室九摧殘折取充薪寸寸乾隣境貴收紵之絕

遺甿竊負活飢寒

鷄豚寥落傍柴荆粳稻初黄菜甲青臥聽兒童傳好語
夜來驛使到長亭

大洲江水綠如苔畫角吹寒聽莫哀白芧岡頭黄葉落
鷓鴣洞口鴻鴈來

上巳

舊俗蠶占擬萬霜兒童猶自賞晴光亂來錦繡無藏處
那有心情到采桑

感古

因讀春秋傳戎事不邇女器有感吳楚之亡後之人以武畧自負者可不鑒哉

吳宮隊長罷論兵越女西施擅寵榮白鍊一朝成繞指方知世上有傾城

鉅鹿諸侯偉戰功咸陽宮殿轉頭空如何葢世稱無敵也為虞兮泣帳中

論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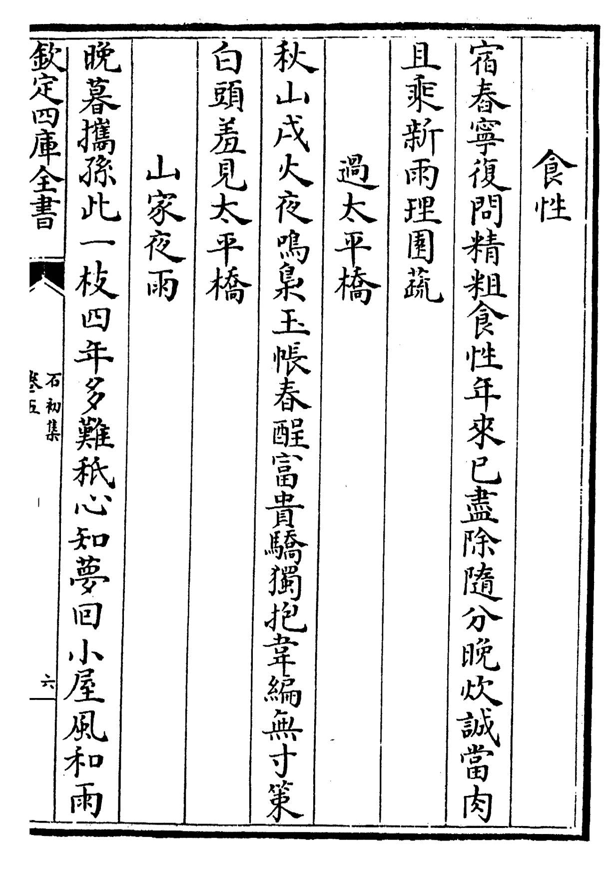
古來難覔是知心曠世襟期感慨深造次陳餘方解印從容楊震却懐金

坐看

亂後交遊隔世心衰年為客怕登臨東風不作年時夢坐看樓頭衆綠深

故人

春雨初晴是綠陰故人隔水晩相尋往來莫信年時路近日溪流淺處深



食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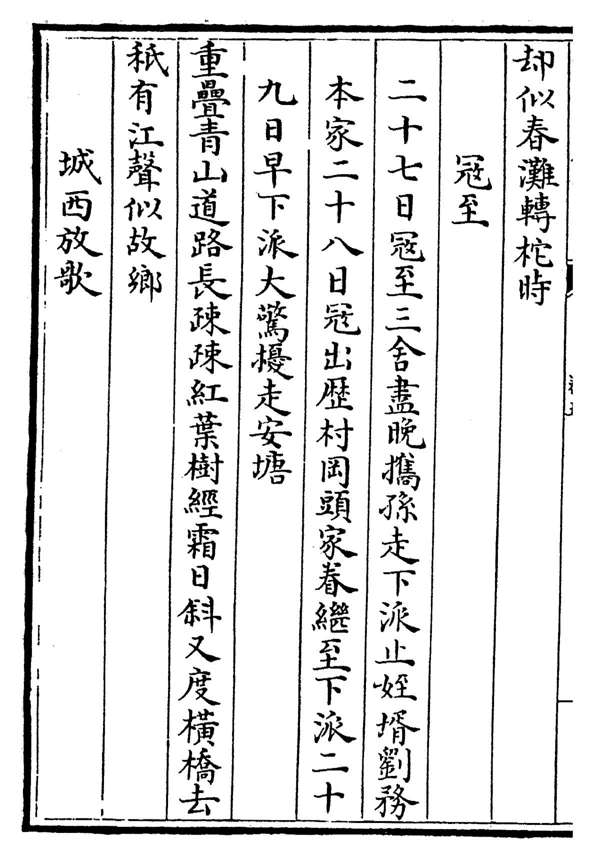
宿春寧復問精粗食性年來已盡除隨分晚炊誠當肉且乘新雨理園蔬

過太平橋

秋山戍火夜鳴梟玉帳春醒富貴驕獨抱韋編無寸策白頭羞見太平橋

山家夜雨

晚暮攜孫此一枚四年多難秖心知夢回小屋風和雨


却似春灘轉柁時

冠至

二十七日冠至三舍盡晚攜孫走下泒止姪壻劉務

本家二十八日冠出歷村岡頭家眷繼至下泒二十

九日早下泒大驚擾走安塘

重疊青山道路長踈踈紅葉樹經霜日斜又度横橋去

秪有江聲似故鄉

城西放歌

周寇萬四千人發永新水陸並下八月二十九日張錄事出軍九月一日府委官教授滕諳西昌叅政所請師徵諸將赴援錄事無馬戰不利是夜急報三至黎明馳檄促援兵食時寇焚高沙歛陸錄事軍奔還城内外大駭或爭走入城或赴舟江滸或散投村落僵仆死傷不可勝紀賊騎掠太平橋官地上薄晚退屯援兵暮集初三日早合戰自辰至午叅政軍扼上流寇驚敗走衣裝器仗塡野沿逺民義邀擊禽獲頗

多周冠奔還永新當是時郡城幾殆天也國家之福也歌竹枝以寫之

太平橋外吹血腥追奔黄禣蹶門丁黄禣全叅政所招郡人門丁張録事所起在城民戸昨日縱横官地上豈知惡極有天刑

千金隨地不暇顧妻孥咫尺愁相抛此時爭門城内去悔不雲山深結茅

理問軍中騎射精從來賞罰最分明疾馳赴援如風雨曉發河山夕到城

水寨城闉摠寂然諸軍號令夜分傳火筒清曉三聲發諸將齊驅勇向前

欽陸池邊曉樹旗埋冤樹下夕僵屍皇天近日新開眼說與四方殘黨知

慘澹秋陰覆血痕參差蘇石倚蟠根古來此是埋冤樹今日還棲戰死魂

大洲男兒身姓熊把頭削鐵刃如風直前竟斬紅旗首步戰須還第一功

斬頭纍纍懸馬鞍衆中誰似林伯顔賊陣橫穿來復去

三軍大捷唱歌還

先鋒破陣古來難好手齊推岳長官除却林奇誰與對

交馳兩馬萬人看

記得壬辰血亂流血流又到丙申秋兇徒惡黨還知不

莫要輕來打吉州

莫道孤城鐵作關雲埋賊陣血朱殷强梁多在蕁村死

戰馬纔餘八疋還

叅政遣軍快閤下冠來相過吉塘橋横陳江上四十騎
居民牆屋免焚燒
安坐韝門運六韜冠鋒壓境沸如濤收功一戰民安堵
始信將軍定策高
太守當年憲使除軍須供給自紛如白髪蒼頭寧自暇
一宵暫向府中居
録事張公老且貧一身闔郡事如雲倉卒開城容萬衆
從容行酒壯三軍

軍中苦樂謠

半臂纏腰帽卷氊剪裙荷葉腿齊編市西橋外看屠狗笑擲幷刀賭酒錢

堆帽紅纓間黑纓粉青宜袴短黃裙酒樓突過行人避近日新充水砦軍

旌表門前路幾彎浮圖坡下日銜山馬上長身單白紵雙雙綏轡打毬還

短髮風欺破帽斜日西跣足踏江沙妻孥待哺不遑恤

流汗擔柴赴主家

疊石支牀擁敗氊抱關擊柝日隨緣松燈自把芒鞋了

要辨明朝買菜錢

刱鋒交處奮身跳箭集征袍血未消奪得紅巾衝陣馬

歸遂乾被長官要

官船公子抱琵琶笑指娼船白藕花今夜江頭好風月

買魚載酒宿誰家

團扇題詩愛越羅畫船載酒沸笙歌何人夜讀張巡傳

獨占秋江月色多

十里長洲列戰船白頭吟客坐看天何時得見三階正

獨倚蓬牕夜不眠

初冬驟寒

敗壁蕭蕭夜不扉昨來天氣似炎威臥聽風雨中宵嘆

何限征人未寄衣

即事

街頭昨日走如麻逆賊憑陵勢轉加曉起將軍忙館伴

省官遣子壻侯家

海全二忝攺

棄舟窮走計全軀全力戰憑城志掃除海身死不殊心死異海全他日付誰書

都事諤卜都拉

部伍相殘不敢呵林巴延烏都被殺美人雪洞夜酣歌舟中宴居名雪洞

到頭誤國均遺臭只為高昌不可和全子仁高昌人其志專在吞吳恐其成功

紀實

戊戌夏五月之變新鄧守張元祚與全府衮謀蕭𢇍翁約同死蕭一再赴井死讀書臺下張竟降

振文堂上刃縱橫水陸旌旗瞬息更俯伏獻城新太守笑談赴井舊諸生

宿州歌

客有自中興來者能言四川聞亂遣兵出援主將日寘酒高會收其子女玉帛而西宿州南北之咽喉也

知州廉能在任十二載遠近歸心因不納拜見之禮

責以軍前供給知州既行宿州遂陷

羽書兵馬調西川省署新兼上將權不怕連營幾百里

冦來只要宿州堅

萬騎連雲發蜀都宿州一擲似樗蒲幕僚撍得流星檄

刁帳朝酣睡未蘇

羣盜河南稔禍端比邦城守古來難知州一紀心如水

那得金錢謁上官

宿州知州無一錢官差供給赴軍前軍前未到宿州陷

從此紅巾勢灼天

雲槃長轂輦金繒皓齒青蛾逐日新一夜西風吹漢水

將軍歸去錦城春

謾成口號

余生之歲至元壬辰後立春一日今玆庚子正月十

日戌時春與始生日時適合

初度春生先我辰餘生時日恰逢春十年風雨江南路

猶有先朝白髮人

楊柳枝詞

偶憶丁酉春客自邑中來誦王大初一絕落句云多情只有城南柳猶盡長條更短條葢指失身而事修飾者戲續之

離宫别館短長亭忘却江南舊日春是處人家種楊柳往來繫馬解留人

背立東風淺畫眉斷腸烟雨一枝枝隋宫漢苑春無主

莫向江南話別離

移栽楊柳受風多南畔行人北畔過若道浮萍是飛絮

好隨流水到官河

舞絮含愁入酒家何因得近瑣窻紗春風萬一無拘束

放去錢塘逐落花

即景

似晴却陰陰復晴曉霜霧雪夜瞻星天機咫尺開黃道

借與江南鬼火青

惜往日

千金愛女貯蘭房百寶雕鞍擁驌驦過眼青春誰是主燕歸無處說興亡

穀日薄霧食後晴

夢筆生花到枕邊朝來晴穩荷蒼天春秋災異書將徧準擬今秋大有年

去燕吟

寄聲多謝捲簾恩花落春陰半掩門只有當時堂上月

夜深猶照舊巢痕

籬間小花

小小閒花分外紅野人籬落自春風江南多少繁華地盡在寒烟蔓草中

田家

木綿花謝豆莢肥秋風催換白紵衣東家女兒浣紗去西家年少負薪歸

題鷹熊聽澗圖

奇絕鷹熊聽澗圖眼明畫意近年無子房借筯旋銷印
此是人間大丈夫
鷹攫熊蹲聽澗聲貴從巧畫寓深情李斯書上秦留客
安國謀行漢罷兵
鷹熊聽澗古來難飛走藏名戲筆端堪笑陰陵迷失道
當年枉怒沐猴冠
聽澗鷹熊豈是眞畫師托意諷時人白登圍後知劉敬
遼水兵前憶魏徵

讀天寶雷海清舞馬事有感

劒閣迢迢隔兩京衣冠相送范陽城傷心凝碧池頭宴千載無人傳海清

太液華清汙祿兒從官千騎競西馳君恩舊日深如海䎃有銜盃舞馬知

校書

馬糞兒童錦繡裾專房倡女后妃輿豈知短褐衡門下一點寒燈夜校書

漢冠

酎金刀布罷長安露冷銅僊肎玉盤畢竟皇天深有意

赤眉難改漢衣冠

雨中

柳塘分路市橋斜海燕雙飛識故家一月閉門聽夜雨

隔牆落盡碧桃花

劉氏二生從吾兒學赤日中分渠溉枯其意甚

善遂成一絕示之

渠成不使利專秦救旱分流惠及貧一飯秋來應憶汝
艱難相顧幾何人
前詩子勤連和七章或病首句秦字難押援筆
泛及故事不覺其言之長
輸粟常慚晉閉秦艱難稼穡每憐貧溝塍鴈立交通處
汗血駢肩荷鍤人
井田埋沒自先秦雖阜堪憐白屋貧任氏漫多蒼粟窖
王孫一飯更無人

雨似沱江不向秦老天應念四郊貧臥聞夜半呼龍起
一滴天瓢活幾人
世上山中幾晉秦今年却憶去年貧有時彈鋏歌馮劔
誰是江東指廩人
羸馬孤舟遍楚秦著書憔悴暮年貧茂陵無復談封禪
淚墮先朝白髮人
黑貂裘弊歎蘇秦短布寧甘甯戚貧撫拾泥塗車轍覆
到頭何似漢陰人

縱横無術效儀秦堪嘆先生一劒貧談到薛文焚券事方知豪傑異常人

闗法雞鳴幸脫秦何如高卧北牕貧種瓜一斤青門地頭白能來有幾人

戰罷長平地入秦邯鄲悄似索居貧定從誰料毛生出羞殺同行十九人

五羊皮賤恥干秦自在披裘帶索貧談笑七雄爭戰地乾坤自古有閑人

抛却千金不帝秦魯連懷寶豈爲貧綱常獨振東周末海内應無第二人
山東賓客競投秦枉向商於守賤貧後日子房安漢策相逢竟少采芝人
不將奇計試强秦一介狂生衣褐貧馬上忽忽談六國何如來就種瓜人
黄金散盡務强秦寧計咸陽府藏貧六國暗投離間網奔馳談笑合從人

富國強兵善用秦故將子贅抑家貧山東十五年無事
盡是偷安醉夢人
投筆當年論過秦賈生豈料謫居貧非關絳灌輕相棄
自是才高反累人
空自美新更劇秦子雲竟守一區貧草玄可惜無良友
說與他年蹈海人
法立商君始變秦本期盡活世間貧惜無麟趾關雎意
萬古流傳一罪人

辛苦兼并百二秦後無蓬藋顆葬伴貧可憐曲阜東家叟
今日猶存守冢人
天醉山河却賜秦六奇藏在席門貧古來萬事無能測
抵羲商山四老人
臨淮百萬蹶堅秦一擲無論儋石貧何似柴桑松菊裏
逍遥彭澤退歸人
漢中決策定三秦本自淮陰寄食貧除却當年蕭相國
相逢未許說知人

肥瘠何須問越秦紛紛北富與南貧空花過眼無能識輸與嚴灘把釣人

杜門公子起謀秦十五商於一旦貧可惜論囚臨渭者扁舟未識五湖人

石初集卷五

石初集卷六

元　周霆震　撰

序

吉水州新城序送都事諤卜都拉

兵興連年生靈塗炭日甚相國陳公之定江西也專以愛民為心便民之政靡不脩舉故公治洪而洪城增徙九江而九江之城建凡以為民也樞密熊公以相國腹心之寄分治五郡城池之益廣與崇方事不煩而民益

附吉水屬邑水陸來往之衝民無以為固樞密按圖度地曰吾職也都事吳某其往城之經始季秋畢以良月春秋傳火見致用水正而栽之義葢脗合焉髙畀厚薄溝洫土方遠邇事期徒庸財用各適其宜開一郡之壯觀於下流隱然方城漢水之勢於是邑之垂髫戴白脫乎鋒鏑之懼投諸衽席之安都事之心樞密之心也樞密之心相國之心也傳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都事是役充其惻怛慈惠由樞

宻以達于相國同一愛民之心佚道也生道也其可忘
耶按樞宻之鎮是邦視民如子都事實左右之其律巳
廉介論建不阿遇事明决數從征伐出竒計活人死地
所至有聲吉水版築之餘一新州治興學校復流徙宿
弊盡蠲皆深識大體郡邑賢者美其事屬予序之予索
居日久何能重輕然樂道人之善遂執筆不辭

送劉弘畧遠遊序

余昔未壯時見士之懷才抱藝有志四方白首而未遂

者徃徃悲歌慷慨悵然負其平生不勝徃日之悔故凡後進之彥邂逅相遇必勉之以不可不出出之不可後時又必申其平生悔恨之意而顧望之若已事之不可緩間亦為余上下極論余方盛氣自許以為宇宙分內何事不可為在所建立耳何至是耶回首三十年風霜百態心事落落老已先之雖伏櫪千里此志尚存而鬧雞起舞之狂不為世故消磨者無幾矣夫然後知其人之志為可感也余友劉弘畧淵源家學有志盛年疏通

不羣奇氣横出所至無不欣慕願交一日别余遠役將極泰山黄河之高深以發舒胸中所藴余聞而壯之於是取昔之人有志未遂而以告余者與余之不能自拔低徊以至於今者反覆陳之以為弘畧助弘畧其勉之矣吾鄉固多出者而鮮以儒術聞計其足跡所經殆將遍天下至于山川形勝人物氣槩古今壯觀名賢志士之所從出則茫然孰何豈為不暇問就使能問亦不及知徒追逐妄走而已果若此復何以出為哉吾固謂出

者之未必賢賢者之不能出使人每致恨於事會之難齊也今弘畧挾儒術以往周流博覽登髙能賦鄒魯之絃歌揖遜燕趙之慕義彊仁舉足以充其耳目無歎老嗟衰之意有青雲自致之資將之以慎密達之以優柔豈無傾蓋而指廩者乎豈無别東家而西家待饍者乎又豈無握手出肺肝相視恨相見之晚者乎固不待决之蓍龜而遇可必也雖然吾所願於弘畧者猶有説焉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古人事親愛日遊必有

方良有以也以子之才得天下之士而友之顧盼間桀堅驅良如持左契相符不翅過尚毋曰何所獨無芳草其必有方之義愛日之誠為心是則遊之善者而吾所為深致意也弘畧念之

美永豐縣尉周誠甫詩序

往年羣盜縱横馬將軍持郡檄領兵吾里控制安成永新之衝時則周君誠甫以佐州長收復城池功擢廵檢實左右之幕府初開寇鋒再折士各懷才自負誠甫妙

年善騎射膽氣過人潛身衆中未嘗與行伍較優劣一日戰汶西石門寇酋挺刃突出引弓仆之轉而前仆者奮起擊馬後回轡斬首躍馬復進手斃十餘人追奔數里寇披靡不能支比還甲裳皆赤馬公曰壯哉良將也自是每出必俱賊望旗引避事聞監郡辟永豐尉後值馬公他出誠甫留南從容矢石間恒以少擊衆幾死者數終不少貶其初雖餘孽未殲然相戒不敢輕犯自癸巳夏迄乙未冬吾里閭閻畎畝父母兄弟妻子得相保

者皆馬公所賜而誠甫之用力尤多余初未識誠甫意所交燕趙豪俠酒酣呼鷹射鴈叱咤風生視吾輩土苴爾送客吳子剛門外一揖得之開口談詩粹然退讓君子也然後知向之慷慨激烈出萬死不顧一生皆理義所發夫惟有得於理義故知綱常大義不可渝彼嗜利偷生者不可同年而語明矣諸賢相與歌詠其美俾予序之若誠甫從事之勤自當見知於上余賤且老何足以盡誠甫哉雖然觀風者必有取焉或足為方來勸遂

執筆不辭

張梅間詩序

余昔以詩文謁桂隱劉先生時張君梅間出其門年甚少已工吟詠尤善行草書意氣相期若古燕趙悲歌慷慨何事不可為喪亂重逢劉先生沒已久余與張君亦俱老矣獨吟思未落展卷求評余何足以知君余僅守故步何足以知君然有感焉近時談者尚異糠粃前聞或冠以虞邵菴之序而名唐音有所謂始音正音遺響

者孟郊賈島姚合李賀諸家悉在所黜或托范德機之名選少陵集止取三百十一篇以求合於夫子删詩之數一唱羣和梓本散行賢不肖靡然師宗以為聖人復起殆不可易余何人也而敢與之言哉因君善鳴觸我浩歎夫詩樂也發於情也情之類有七隨其所發而形於言故感人易入而入人深曷嘗布置先後若律令條格秩然不可易哉考之三百篇是矣今之談者徃徃承訛踵謬轉相迷惑没溺而不自知吁其可駭也夫其亦

重可悲也夫君之作出入諸名家浩蕩如潮磊落如星如車馬風帆翕忽變化時或抑揚反覆又若山陽之笛倚風獨奏聞者自不能為懷而一以平易出之瀏瀏乎其有遺音佳處雖古人不讓由其情性超越識趣開朗故屹立衆楚不變其夙心余交君數十年涉難幸無恙君思致不倦益工余愧君多矣獨恨不得復起劉先生取正以祛前所陳者之惑而使後人聞之君之作異日必傳固不待余評也

贈曾億韶州省父序

予友彭貫思少負磊落倜儻之資往來公卿貴人如布衣交持耿耿遊四方所至恒必有合頃歲客嶺海遭亂淹留妻子甘貧故廬道遠消息絶相傳或異浮沉竟莫知去歲之春其鄉變起肘腋家殲焉長子曾億適婦氏幸脫煢然不顧萬死奮起復讐雖未盡如意然聞者莫不壯之貫思去時曾億年纔十二今二十有五齡矣間關變故志趣益堅會音書韶南來父蹈危機無恙急附

舟西上謁焉行有日别余求贈言余感其父子懸隅千里曠歲時涉難不死相見且有日緼蓄憤惋以俟宇内之清天於善人未必無意也山川悠遠舉足荊榛愼無以千鈞一髮之身行殆道曲江公邑里再拜披心孝子與忠臣類也其必有以相子彭氏未艾之福將由此卜之

邑掾劉以輔廉能序

自兩漢盛時列郡多良二千石然必資賢掾以左右之

張敞以掾不按事而致之法吳祐謂觀過知仁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益守令治郡縣凡事總其大綱至於斟酌進退别淑慝決嫌疑絕壅蔽使閭里無歎息愁恨之聲掾之所係為尤重任是職者夫豈易哉數十年來貪冒相承其痛有不忍言者新朝更化守令之選得人居多掾吏互遷宿弊斯革東平劉君以輔因父吏瑞金家焉掾于贛素以廉能著聲稱於是由贛調廬陵廬陵劇縣也臨以大府治當驛途簿書期會日不暇給達官貴

人之迎送相接於風雨寒暑而不敢告勞懐姦挾詐之
徒又相與投間抵隙以攻其短前後至者鮮不病焉以
輔精白一心勤勞朝夕縣令又賢而明聲應氣求雍容
一堂之上事至立決如燭照數計造庭累千百無留狩
叺恢恢乎恒有餘地縣豈真難治哉乏廉能爾余嘗即
耳目睹記守令之稱職者往往有之寮諸掾曹某也厚
其貲某也巧於進某也以事去某也不能訖賴其後人
欲求剛直奉公不撓不變如劉君以輔之為甚不多見

也以輔勉乎哉恤凋瘵之餘推惻隱之實行見農桑被野雞犬相聞禮樂教化興起於安居樂業之中孰非君之賜由縣而州由州而府而省憲青紫拾芥列位縉紳其進未可量也又豈廬陵止哉吾固願見在庭有同志者幸以是告之

劉能翁入蜀省父序

蜀於天下為至險凡山川風氣水陸所經固不待身親其間槩可識矣然地大物衆百貨所都四方咸走集焉

近年遊宦往來無不得意大率視如康莊吾安成柘溪往者特盛往而挾所長公卿間買田築室若將老焉則清叔其最於是二十有八年矣方清叔往遊時能翁甫九歲出入起居母訓是式年十六即慨然念父不憚數千里致其迎養之誠諸公貴人之愛清叔者方膠固莫解俾其母子俱來能翁歸母不可往溫凊之恭兩不容釋乃間歲一造父所期以必歸俛仰二十年視其志如一日今年春予來溪上始識能翁聽其言不覺前席又

聞旦夕再往求一言自勗庶幾慰悅其親昔天長朱壽昌七年知念母求之五十年上下四方流離險阻同州之遇壽昌亦已老矣能翁年富志確人事盡而天理自見將見綵服回車父前子後指某丘某水之遊釣道故舊而歎樂親戚在焉墳墓在焉夫妻子母之屬父祖子孫之慶雍穆一堂鄉人歎息而言曰是母之賢也始終一節及其子之有成是子之孝也數千里往復頻年竟得以遂其志是父之慈也不必久客思故鄉於異日而

悠然江山吾土之懷此風俗之勵也不知壽昌當日毋子之歡還及此否蜀士大夫多賢者試以余言質之其亦有不待言而勉清叔以歸者乎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毋能翁有馬邑之士凡久於蜀者其亦為予誦太白之語箴之曰錦城雖樂不如還家

劉遂志詩序

詩自虞廷賡歌以至風雅頌皆本性情故其為言易知而感人易入興觀羣怨益有不期然而然者漢世去古

未逺若東都賦後五篇及蘇李相贈荅與夫十九首之作往往平易近情義味淵永讀之者悠然有契於心魏晉以降變而辭藻氣卑而聲促唐初始革其敝至開元而極盛李杜外又各自成家宋世雖不及唐然半山東坡諸大篇蒼古慷慨激發頓挫抑揚直與太白少陵相上下後來作者其能仿彿之邪近年風氣益漓士習好異妄庸輩剽聞先進一二語遂謂宋詩舉不足觀棄去之惟恐不逺專務直致傲然自列於唐人後生小子爭

慕效之相率以歸於淺陋詩之道固若是乎哉友人劉
遂志自幼嗜吟頗不為流俗所變往年同客城西雅相
好不幸死亂兵間其季子孚從余遊一日出所編遺稿
余欣然讀之愛其情事真切音節諧婉如行雲流水無
纖介凝滯時出警語他人苦思所不能得意處尤在七
言長句旁搜遠取浩乎沛然胸中之耿耿將盡吐而褉
陳之不少厭彼溺志他岐肆為誇誕者又孰得而涯涘
哉因念平生交遊亂來零落殆盡故家文獻求千百之

一二於其子若孫茫然不知所對或因以見跡而反獲戾焉世道之可感如此若遂志可謂有子矣惜卷中盡載酬荅自著者罕有聞爲可恨耳孚之兄升好學警敏凛乎乃父之作之散亡勉旃詩之傳其在此也

送李仲弘再往西安序

李氏子仲弘昔從余學性警敏少所屈下卓犖不可羈兵興以來慨然出身行陣族賴以完海内平督府調發從主帥濮公鎮西安當西上未趣裝時鄉人少忿爭事

達於府去後獄詞連延府檄徵就辨事畢復西親友之能文辭者集歌詩以贈匆匆來別求叙卷端余交其祖子孫凡四世閭里干戈之後半為丘墟是宗屹立其間如龍驤泛海雲濤出沒竟抵安流如駿馬决隄按轡羊腸九折徐就康莊仲弘一再西行壯歲盛氣無漁陽摻撾之歎有新豐呼酒之豪回視故鄉前人之澤遠矣勉旃此去毋易視同列或起禍端毋忽老成之言恐貽後悔毋惑邪佞而侵以驕奢毋為權勢所臨而失其所守

小心事上御下以恩鞍馬弓刀固屬分内暇稍親簡策足以開發其聰明應接無失親年喜懼子能受書間歲一到家鄉以慰答迺翁扶持嗣續不墜家聲丈夫不必局促效轅下駒故應爾也闗中多漢唐碑刻搜求一二寄我乃見不忘歲在著雍敦牂孟春之月石初周霆震書

晏彦文詩序

晏氏子彦文幼頴悟有志世味泊如稍長即留意筆墨

閭出遇里巷兒童每羞與伍通家多一時知名士侍立忘疲余留城西迺翁梅間遣其來學與之講析經義欣然會心觸類而通時有啓人意者於詩尤感發故酷嗜吟闕

余亦器之朂其勉力勿怠庶進境以底于成癸卯春顛沛風塵東西奔竄漫不知存否何如乙巳余客横溪來拜館下意此道必廢試叩之猶前日之彦文也出所作袖中疊疊焉律詩首尾春容規制平妥選體跋涉上下有情七言古句收攬鋪張浩蕩不乏已

極可愛但律詩意次沈著馴習尚多激昂處絶少選體
當令語近意遠涵泳優游自然有得長篇氣骨不可少
中間轉換要須突兀起伏變化前後照應使有歸宿方
是本色只滔滔寫去多亦奚為大抵古人之作雖若甚
平然托興微婉反覆求之方見其不可及若曰辭而已
矣豈足言詩從遊諸生自信莫若吾子迺翁四十年知
已吾子慎思之吾所望於方來未止此

石初集卷六

石初集卷七

元 周霆震 撰

記

義兵萬户馬哈瑪爾安塘生祠記

國家承平百年東南武備寖弛盜發徐潁扼荆襄上流蘄黄乘勢連結掩吾郡之不備賴守臣盡力城以克復而妖孽所染不可勝誅雖廬井細民涵濡至治之澤不知自愛故兇徒揚煽其說甘心没溺不辭亦由分兵四

出者不能體念牧守意或反為富貴之資重以吏習舞文其獘有不忍言者求如今義兵萬户馬哈瑪爾公致遠撫士恤民盡心報國始終不渝者益不多見也按公之先自西域徙京師宦遊四方子孫益盛致遠侍親杭浙以廕補官勅授廬陵井岡廵檢職在察姦求盜而所至書策自隨深有意濂洛之學事上接下一於溫厚和平至綱常大義所關則正色凛然不可毫髮忤臨危涉險慷慨出萬死如履坦途葢由詩書講貫之餘有以察夫

天理民彝而此心之涵養有素也粤自壬辰討賊奉府
檄東西馳捕南嶺備烏東招集盧陵安成諸鄉復臨江
新喻州治出永新馮橋吉水白茅黃源瀘江江口鏖戰
大坑移鎮龍泉西昌前後斬捕首虜上功幕府具存監
郡忠憲公尼雅斯拉鼎多其能辟安成判官申省授盧陵
監縣權烏登萬户府事五年之間芟夷平定生死肉骨
者皆是而盧陵視公如父母受賜獨多感恩之深又未
有近羣盜往來出没而無險可恃如永福之安塘者癸

已九月寇自永新踰嶺掠玉山火洪江距安塘十里耳公率衆追擊破走之民賴以安乙未十一月袁寇據安成者驅土人大出掩南里越三舍包歷村下牢蹤火數十里民扶老攜幼顛踣相藉晝夜雪霜中公按據安塘連戰大捷寇退保城而其黨分據永豐者復熾丙申正月晨壓敖城所過無不殘毀火及羅與塘官軍相顧引却人人自危公星馳赴援提步卒三十人進與賊遇賊躍馬奮戟抵公胄公斬以徇取其馬而還明日整兵復

出生擒偽帥周昇奪馬三疋又明日官軍四集焚其營巢拔良民之陷賊者慰撫之餘衆遁去安塘無毫髮遺失蕞爾僻地煩公屢犯鋒鏑如枯荄朽質絕望歲晏一旦而春德澤之在人心為何如也今其江山登望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何莫非公所賜於是里之父老相率立祠江滸以繫其思若名南甘棠之詩西都循吏之傳張益州畫像之仿彿其平生衣冠狀貌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雖公之德業聞望不繫祠之有無然人情感慕之

誠則必因祠以著而或者猶有慊焉盖公之心無愧於
古人公之才豈不如古人而吏議常以資名聲塞於上
聞僅省府一二辟除止使得專一郡以究其所藴詎可
量哉予故深歎夫一世之屈伸而重為人才惜第公論
時出於山巔水涯足以備太史氏之缺且使朝衣朝冠
坐於塗炭者見之其顙或有泚焉則此祠之建於名教
未必無小補也是鄉人士求記本末予不敢終辭且復
託於詩他日使車往來俾歌以為公壽

繄皇穹兮子民閔下土兮覆以仁殆先事兮毓才俾秉運兮禦患菑吁嗟我公兮曷為此來公桓桓兮以武射則臧兮有翩其馬碧雲旗兮煥朝日耕市弗遷兮貔貅用律我民匪公兮將疇依飢食渴飲兮寒而衣春山沐雨兮笋蕨以肥秋野日晏兮雞豚忘歸何土兮可樂此獨全兮屹如昨祝公壽康兮位朝端干戈謐戢兮海宇奠安民心孔懷兮奔走祠下歲歲兮式歌且舞

石門八景記

古今山川名物隱顯萬殊表彰於名下勝士者不一二而埋沒於樵人牧豎恒千百每讀蘇老泉木假山記未嘗不掩卷悵然汶之石門阡陌平曠泉流分注山色遠近與人煙低昂有武夷盤谷之意中具八景東則桃源春日僧院曉鐘南則馬峯白雲勾嶺瀑布西則啓賽喬松西山雪霽北則隅山樵唱北嶺早梅岡坂連延前後起伏或傅采幽曠或追慕古昔名狀之勝見聞相傳獨所謂馬峯白雲歸乎特起彷彿狄懷英河陽之思里士

王子琛冒犯干戈殯葬其毋凡三遷然後安於此八景之名始彰以予先世交游徵記余昔弱冠王先生禮聘俾二孫執經先生宋大學諸生字鼎翁居汶西徧事毋以孝聞梅邊則肥遁之號子琛其族孫也安成南來豪右鼎峙王氏財産甲諸族其知名縉紳則以梅邊之孝富盛不與焉梅邊凝峻端方士類取則一語中理雖年少必極口奬稱稍越凖繩雖鄉邦達尊亦面折不假借賓客滿座無或敢輕出言子琛之曾大父斯賢兄弟冠

帶侍側承平文物如彥方之廬庾氏城西公府薫而善者凡幾人世改運遷干戈所歷向之華堂甲第落而為墟汶屹立其中賴一二才俊相與扶持依然冠屨之舊於是梅邊孝友餘風漸漬沈涵去他族遠矣子琛又能繼前人之志其示不忘宜矣盖嘗究觀宇內山水佳處皆扶輿清淑之所融結鍾是氣之秀者必以其有人夫然後足以俊發地靈之祕記勝跡而垂無窮峴首之碑無羊叔子則安能使千載墮淚浯溪之石無元次山則

歌誦止乎當時渭陽之作記載於國風以康公念毋不
見上虞之文稱述於魏武以曹娥求父殞身陟岵陟屺
所以紀孝子行役瞻望父母之思否則屺爾岵爾參錯
丘陵原隰過而覽者誰復動心凱風蓼莪所以致生我
劬勞莫慰母心之感否則草木榮華忽焉變滅爰有寒
泉昊天罔極之恨曷自而至哉汶在城南居上游而都
要會衣冠文士之所走集非梅邊孝行純篤未必名揚
四方石門八景之勝闕於昔而顯於今非子琛奠毋盡

誠曷足以紹梅邊而無怍人之善因物而著物之美藉人而傳初不足以大小高畀異視而孝友一念所以貫金石而不朽也余交王氏之初在賓客中齒最少今行年八十有一廢興存亡之何所弗有復見王先生孝友餘風被及族孫何其幸邪而可感矣故畧叙本末朂其後人若鋪張秘思妍辭發揮八景則屬之能賦諸賢余未暇悉

張梅間雲林環堵記

老友張梅間辟地潯源結廬雲峯之下翳然水竹居者襆耕一翁逍遙三子環侍玩漁樵之爭席狎童稚之牽衣放乎其間意若甚自足者自號雲林環堵儆一言識之余撫案三歎曰今之梅間猶昔之梅間與當其在承平也自少為佳子弟名譽流縉紳間談言折衝遇事慷慨有古燕趙之風一時名公卿皆欲出其門下跋涉廣海與臺憲諸俊頡頏誓將攬轡京華泰山黄河如指諸掌其暇顧深山野人哉蕭葭霜露之餘而止於此回視

初心其不大相遠邪雖然塵生中原干戈二十餘年他
日名都要地甲觀華堂羅鍾鼓立曲旃負恃專房逢迎
接席廐馬委芻粟僮僕厭膏粱豈知人間世之有來日
哉而瞬息之間飄風所遇悉化為墟顛踣東西望斜逕
托足以茍須臾且不敢必以彼較此得失何如邪或者
又以求田問舍槩言之亦非也惟知道之君子始可與
言吾因是深思陟其所造則咫尺雪峯非有桂林梅關
山水之奇度其所闢則容膝環堵非有承平甲觀華堂

之美問其所居則漁樵童稚相爾汝又非憲府英才倡酧詩酒之樂其迹誠若遠乎初心其趣則遯世高蹈者自有得於言意之表抑斯趣也常情所未易知而足以使人洞悟今有人焉以環堵而舍於四通八達之衢高車駟馬固弗視也下至負薪之子賣菜之傭掉臂而過亦嘗有回顧者歟甚則羣童欺無力抱茅入竹者有之矣其不與土苴同腐幾希以雲林而施繡闥雕甍則夜鶴曉猿有所不屑舉相率而避逃山靈有知必將艴然

懷怒棄之惟懼弗速而況得以汚其名乎是故惟雲林可以安環堵而都邑之雄富不與焉環堵可以託雲林而臺榭之侈靡不與焉茫洋窮乎兩間寶藏之興肇乎卷石千駟萬鍾弗與易也雲林巳乎哉夫然後知寓形兩間避逅默契之深趣必俟知道君子而屬之非雲林不足以遂環堵之高非環堵不足以都雲林之美斯林斯堵秘於昔而闢於今天下之奇遇也一或差池胥失之矣樂哉處此玩出岫無心之詞充歲寒松栢之守慕

耕桑而追五柳焉有不足者乎於是梅間作而謝曰受賜多矣遂為記

漁樵別墅記

漁樵別墅者劉氏子孟謙奉親燕休之所也曰以其父敬心之命屬予記之予謂孟謙奉親人間至樂凊溫甘旨焉往而不得盡吾情獨有取於漁樵何也孟謙蹷然變色曰噫此豈其所意乎吾氏自長沙來世居荆溪之上國子博士盤溪遊西山文忠公之門所交多一時卿

相信國文公尤敬慕焉詩書福澤託頼後人遠矣不幸兵厄先廬遺構百一僅存迺集山中數椽扁荆溪樵逸溪之隙宇扁玉溪釣隱合而名之曰漁樵别墅於此奉親讀書一日得以盡其菽水之歡亦平生之志願姑以自釋云爾甚非予之初意也先生桑梓世契故敢竊有請焉其勿多遜予乃躍而起曰幸哉故人之有子也干戈徧海内于兹十年千金膏粱往往不免束縛以歸山罔樂羊忍中山之羮王裒誓西向之坐衆暴寡智欺愚

何所不有朱門大第莽為丘墟求麥飯一盂以洒寒食者鮮矣於斯時也乃能脫屣風塵之表税駕山水之間撫童子之釣遊慨前人之種植與老翁稚子來往風晨月夕歲時伏臘館授來歸唯諾庭闈自相師友地爐榾柮風雪閉門無蔡州夜半之慮秋風鱸鱠澹泊自安無東門牽犬之悲此漁樵所以為得宜吾子之深有取也推是心以往則負米百里轉客行傭奚必多遜古人將使其親陶然一丘一壑筆牀茶竈葛巾鹿裘寄邪許於

嚶鳴襟吾伊於欵乃侶魚鰕友麋鹿山間明月江上清風相與為無盡藏仁義之美施於令聞又豈待芻豢之悦口文繡之被身然後謂之能養哉不知者惟徇其名知之者則見其登山而采玉不知者徒泥其跡知之者則見其入水而求珠漁樵云乎哉於是進於道矣苐不知會稽之綬渭水之車富貴逼人禮羅交致亦思所以早見而預待之乎子歸試從逌翁質之尚分我半席

心泉記

去郡三十里有泉泓澄回抱林麓乃王步秀氣所鍾居是間者存心蕭氏蕭氏為里著姓存心雅好文家庭雍睦二兒英英長宗禮次宗玄幹蠱用譽逌翁俯仰世變標致自如晩益和易心之所玩無適而非泉遂以心泉扁燕休之所屬予記之予笑曰心出入無時泉在山則清出山則濁金玉綺繡可玩者衆矣而獨有取於泉此何心哉曰噫吾宗盛時東西花竹連陰亭館清邃觴詠無虗日玩好之物不一而足亂來人物俱盡僅留斯泉

與童子無異白髮照影悠然今昔之思於是泊與澹相遭脗合無間此心泠然泉之清也此心湛然泉之鑑也泉之冽吾心之潔泉之幽吾心之休感於心者與泉流通遇於泉者與心融貫心即泉也泉即心也夫何出入清濁之有予聞而善之請推本以申其說粤自鴻濛肇判高下散殊人身雖微然心之虛靈有以通千載之前攝三才之藴水性本下然泉之為物湧出懸崖峭壁而瀉於千仞之巔盖人為萬物之靈而心者其主乃天理

所會水居五行之首而泉者其本乃天一之初由是言之心者人之天也泉者水之天也得於心寓之於泉殆人而天矣易蒙卦象傳云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孟子以源泉有本啟之夫所謂果行育德所謂有本皆指心而言聖賢豈欺我哉則存心之義有取於泉也尚矣誠能於此既有本以涵養馴致於果行育德使方寸充滿浩乎日夜之所息旦晝不得以梏亡猶泉之本源瑩徹畜而陂池注而江海泥沙

不得以相混也彼形勢聲色斃而後已譬諸坎井汚瀆甘心没溺惡足以窺涯涘哉 闕 文忠天慶觀乳泉賦至汲者未動夜氣方歸愛其深達華池妙理默探造化之端倪此心泉之說也知之者蓋鮮矣邂逅出此得全於天清風自來明月時至煑茶留客歌濯纓其上予雖老尚能聽之

中和堂記

安成自通真子顯于宋氏多名醫城南尤著者列郡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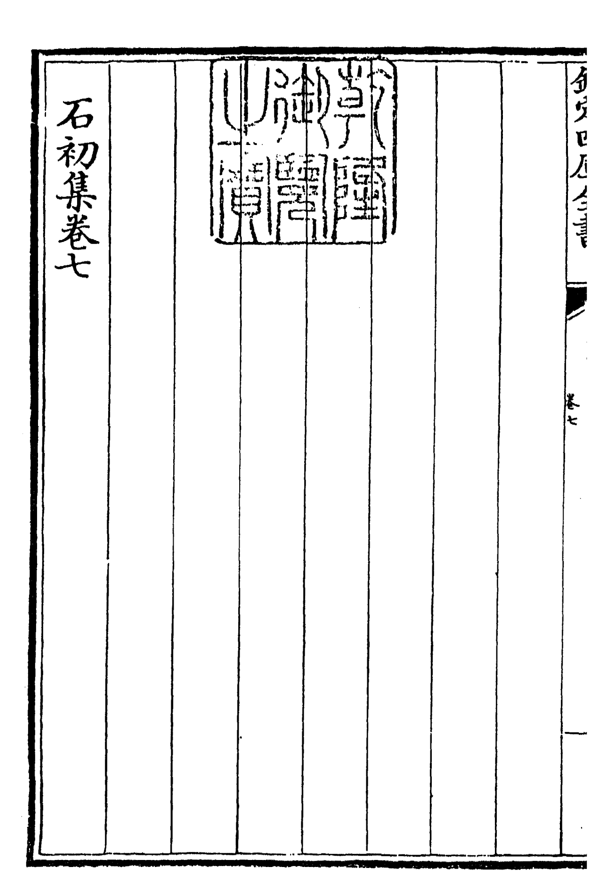
司太守交章羅致雲萍録具有考焉今浮梁津友蘭氏
又城南流派之屈指者世襲篤學顔堂中和過余質其
義傳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無所偏倚
故謂之中無所乖戾故謂之和醫之取義最為切近蓋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中和以性情言人之有生同禀天
地五行其感疾也亦由陰陽五行陰陽五行豈在性情
之外哉善醫論病必推其所感大陽少陽陽明大陰少
陰厥陰支分派别不使少有偏倚即傳之所謂中也其

治病也必察其表裏虛實何者當補何者當瀉不致少有乖戾即傅之所謂和也然必先明已心恒不失其性情之正然後施以活人則端本澄源自然中節非深造乎道不能也而昧者往往易視之友蘭家學淵源殆深有見乎此其所由來遠矣余昔承平時客澗西彭氏十載彭劉東西家悉其父志翁為人恂恂焉不事表襮清儉自持進退周旋雍容謙遜澹泊安分所至爭迎平生未嘗議論人長短治家嚴整子弟小有過失必加撻辱

雖對賓客不少恕負販賤微匃極優容慼恱賛歎之聲載途坐閱聲華玩世韜晦浮沈閭里間無毫髪幾微形於顔面始終不移即其行事何莫非中和發見豈獨醫哉吾嘗謂志翁厚種而未食其報天意似不可知壬辰以來天下鼎沸向之朱門大第莽為丘墟友蘭屹立其間弟兄子侄俱不在人下四方邀請旁午駢肩累迹雪霜風雨昏莫叩門即奔往赴之了無德色時時衝冒鋒鏑暴横之輩舉不敢相加送迎恐後由是所至無留礙

益廣其施田廬恢拓過其父百倍然後知積之深者其發也必弘志翁之天於是乎定斯堂斯義蓋友蘭能以志翁之心為心故名實相似光振前後愈熾而愈昌子孫登斯堂者又能以友蘭之心為心聿追厥祖勿矜勿怠勿以貧富異心勿懷小忿而自相殘害則斯堂斯美彌久而彌固矣彼要利欺心慘酷自斷陰陽經絡脉於脈虛實補瀉逆其施草芥視人横行鄉曲亦嘗升斯堂而聞所謂中和者歟較之友蘭何啻霄壤蚩蚩之氓委命

束手莫措一辭而其人自以為得忍哉永新刋德翁嘗言吾父以精藝名鄉邑恒恐藥誤傷人夕必焚香祝天乞祛蒙蔽後值北兵討叛脫死屠城終于牖下世業相傳廬陵某氏稍聰明知讀書負才壓同輩凡危急請名無問親疎逺近必厚賄乃就責備多端中人之家不敢屈致年五十二子孫寂無聞焉於斯二者一勸一懲中和餘慶其未涯也友蘭離席謝曰先生之賜多矣請書以朂後人遂為記




石初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初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檢討臣德　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袁　瑩

謄錄監生臣劉本立

石初集卷八

元　周霆震　撰

志

戴氏濟美志

至正壬辰紅巾寇起官弗能致討反因之以流毒于民上下相蒙列城繼踵淪没郡人戴大賓提千百之衆扼龍泉要衝與賊相持連歲衆寡不敵竟没于兵兄子華明繼之而無投足之地矣遂脫身獨去道廣踰閩間關

航海走京師萬里伏闕上書歷詆時政語頗侵東宫執
政為之失色蓋舉朝以言為諱危在旦夕無人敢出口
華明不顧萬死直犯龍顔事雖寢亦竒矣由是淹留輦
下思顯其叔父之夙心事聞太常錫忠靖贛守陳子山
為之銘國破南歸訪余溪上極論京城喪敗之由尚流
涕嗚咽不能平如伏殿陛日士不當如是邪傳曰國家
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徳寵賂章也余甞反覆致亂之
本在於官邪而寵賂章賞罰失宜姦巧得志故凡尸位

承平惟務豐其子女玉帛君臣大義曾不經心一旦盜賊臨之望風迎拜獻妻納女忍恥乞憐猶以智術誇人死不知悔是皆天理絶滅人欲横流所由來者漸矣於此有人焉奮布衣提三尺百戰死寇餘忠被其兄子國危如綫尚求表章之跋涉南北竟得所願蓋廬陵忠節之流風餘韻感人也深故綱淪法斁縉紳掃地之餘天理發見於草茆自然而不可泯吾於是得三人焉章立賢盡室投江死蕭燊翁一再赴學宫井死戴大賓就死

得所皆儒者也立賢奚翁死城陷之日或為立傳或為文祭之凜凜在人耳目大賓率千百疲散過萬冦之勢於方張微華明野草同腐矣華明抱孤憤萬里不死匍匐南歸叔父之忠賴以不泯殆天意也昔韓文公送董生稱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猶恐風俗移易今異於古華明展轉涉難厭見蟲沙毅然不受變於俗難矣哉天固存之以扶植廬陵之忠節而昭示來者於無窮也華明勗哉余生長承平尚全亂世杜門養拙二十年名不

掛投贈卷中多華明之義之足以得天故録大槩俾廬陵為士者聞之他日太史氏有取焉或可為天下勸

石初志

周氏自吳將軍建功赤壁子孫散在江東派安成者石門田西始著五世從祖諱因字孟覺登宋紹興辛未進士第益國周文忠公同榜文忠公久相位未嘗一造其門奏疏讓居翰林不就終郃州別駕文忠誌墓其後族蕃地隘分適四方高祖轉徙來南勤力為生曽祖貲用豐

給有餘悉以周貧乏再世朴厚相承先親奮起輩流篤志苦學務發身場屋卓然不移遭值宋亡浮沈遁迹教授廬陵永新間學者稱復齋先生皓首甘貧持綸鯁挺事有弗可雖衆所禮貌肺腑至親必面折不少貸後輩率嚴憚之然無藏怒宿怨故遠近咸服其公義理研窮老而不倦壽七十八終于家某賦性疎愚孤介自信生平不能害物寄跡婦氏庸愚往往肆侮輙笑而受之室無宿舂晏如也出處隨分畏足時貴之門前閽人頗與

其直亂離屢蹈白刃迄無毫髮損若默佑之者雖刻日定期不有如是之審天理發見至危難而益明夙夜操持恒恐失墜他宗烜赫相繼陸沈不可偪數而吾以挾策獨存斗室扁以石初石門吾初也王粲荆州之賦賈島桑乾之詩楚鍾儀之樂操南音齊太公之五世反葬夢寐往來于懐時異事殊貧賤奔走兒孫生長不知桑梓為何如侵尋暮年悔已無及署此斗室以志水木本源庶幾出入起居飲食坐卧如石門在目以發情而抒

情也宇宙俯仰參差萬端國書直而史臣殊則幽七月之詩可無作子裾絕而母恩割則李令伯之表不必陳錯父悼東海之歸廣孫蒙隴西之恥長卿封禪之議空留於身後朱序故鄉之語不發於生前於是初之可憾衆矣豈若一間茆屋而祭者之為愈乎後之人勤力詩書嗣守弗替吾固深有望焉而不敢必抑石門之載地志郡城龍脈所從起匪特吾氏之初乃郡城之初也故又謂之城門父老相傳益國公罷相來過見堂宇湫隘

親書門帖授别駕云于公之門宜髙畢萬之後必大㓜從先親展省習聞其說故特以示後人

## 銘

### 正心堂銘 幷序

親友劉楚南兄弟作堂東顔之上扁曰正心朝夕循省來徵銘石西子初周霆震為之銘曰

心體至微欲動情勝覺者約之乃歸於正是心之靈造化胚胎本真不昧衆理兼該三才精藴具方寸内俄頃

之知通乎千載凝冰焦火淵淪天飛變化倏然莫測其機勿謂寂然死灰槁木跬步思譬雲翻雨覆忿懥好樂勃窣以興恐懼憂患起而相承蔽陷離窮繆迷展轉反而求之初未嘗遠方其縱肆出入無時銛鋒悍馬晝夜交馳及其斂藏澄淵止水衡鑑在焉自無斜倚聲色臭味玩好珍奇紛至迭出卓然不移有美伯仲休于吉祥仁由穀種春意滿腔不險不夷居易俟命傳之子孫必有餘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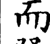
## 暘谷丹室銘 并序

羅君朝陽謙謹好學少有能詩聲雅為士流所敬愛遭世險阸閔陰陽寒暑之失序斯人呼吸疪癘不能自存慨然修其世業若安期生壺公之為者藏丹於室暘谷其名厚哉朝陽天地生物之心也是心也在天為元在人為仁於時為春春者四時生物之始而暘谷又一日之春也以心之仁體天之元驗四時生物之始而發揮乎一日之春斯其為丹室也大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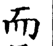





















宜銘銘曰

坎離妙用虎降龍升是為鉛汞九轉丹成達人内觀道進於技惻隱滿腔物我兼濟有美逸士爰世其家盎然一室玉札丹砂暘谷肇名於昭秘旨乾以一元而為物始庶札瘥者如夕達晨厥施斯溥與物為春猗嗟斯人喪亂羈縶展轉中宵萬感交集陰陽後日知復何如匪寐伊寤怛焉長吁海色東升丹霞射牖載瞻彼蒼拜手稽首丹室之我視此弗違哀哉憔悴匪陽不晞寅賓嵎

夷容光奚擇谷云乎哉蒼生命脈虛生白室熖熖其光降福孔偕集於休祥斯詠斯陶介我春酒俾壽俾臧克昌厥後

琴隱銘并序

黄冠冲和師姓顏氏以善琴行四方曰琴隱者托也兵革甫定求至音於焦爨之餘蓋極少矣石初周霆震聞之跫然而喜遂為之銘曰

海風吹萬天其譜歟世無人收土之不如伯牙鍾期古

今奇遇未習安絃焉知其趣冲和道士若世外來寓名琴隱豈真隱哉泠然鼓之天趣遠引遺音蓬萊妙處自領南薰解慍垂拱巖廊單父之化治不下堂聖賢養心所貴及物被之絲桐可以觀德歷曠大刼孰為伶倫聲多殺伐絶唱陽春凡此從㳺異於疇昔宜奏和平變其氣質絃次風雅廣推此心仁民愛物成治世音教化所闕豈云小補毋曰退藏為我再鼓

友于堂銘并序

士君子推論人倫極平生之樂無如兄弟始而生長之相次繼而出入之相須歲月悠長故得盡夫人倫之所至葢嘗深思反覆親莫親於父母方其幼也未知承順及既成立則定省溫凊左右無方亦云宜矣然欲養而親不逮者常多愛莫愛於子孫保抱攜持惟恐失墜然中道而棄捐者不少至於同氣則父母前襟後裾左提右挈衣同服而食同案學連業而遊共方頡頏青春休偃白日何願之不遂何樂之能易

而可以玩視乎余自交劉以來辱良友持志顧盼周
旋爲忘年爲莫逆其兄持盈靜重不矜雅淡有守持
志見幾明敏勤勞自任遺兄以安搆堂廬東援周書
君陳之義扁曰友于焚香煑茶種花蒔竹日相聚笑
樂無間言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如膠投漆中如魚得
水放情江海之上酧接庶務商畧古今攬衣侵晨篝
燈夜永意適忘倦率以爲常膝邊佳兒長伯友訓飭
端嚴次仲恭繼伯氏後客至觴詠必誘之盡言以觀

其所操一語微中即歎賞竟席作興鼓舞期於有成皆友于之推也惜其得年纔五十一未究所懐歿後兵興故居瓦礫伯友兄弟備嘗艱阻辛弗棄基堂構重新慨念二父岀其存時堂中和扱簡徵銘顧余衰年交遊零落感故人之有子揆鮮終而疚懐上下古今難平者事馬伏波邊郡田牧佐漢中興考其書戒嚴敦則大才晚成伯兄必不及見諸葛武侯躬耕南陽身都將相而瑾恪分處魏吳南北隔絶由是觀之

雖功名蓋世兄弟之愛不得以取多於天鄭莊公弗
制叔段至於出逐京城四方餬口武安侯謂漢丞相
尊不可以兄弟故私撓自坐東向由是論之雖有人
民社稷尊位重禄兄弟之義不能無憾於人求其友
愛純篤始終不渝惟元魏楊司徒兄弟交盡其歡年
老並登台鼎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飲津為
泗州椿在京宅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未寄不先
入口大常卿崔孝芬天性慈厚弟孝暐盡恭順之理

雞鳴而起且溫顔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及河東節
度使柳公綽處家嚴肅有條平旦集于中門與弟公
權及羣從弟一再會食終日不離二十餘年未嘗改
易昭乎流風餘韻在公卿間卓立相髙若合符節後
來司馬文正公篤愛伯康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
情事尤其深至夫如是然後無愧而亦豈易能哉况
經喪亂之餘倫紀廢壞布衣閭巷能不為勢利所奪
存心友于者幾希今兹浹洽一堂少長雍睦伯友練

習世務身繫安危不遑寧處仲恭謙約周慎綜理家庭毫髮無私惟兄是聽兄以追述父志舉觴壽母次第嫁婚玉雪諸郎駸駸讀誦又有以垂裕於後庶幾厚人倫美教化遠近聞風興起顧不愈熾而愈昌邪僕老無能繹其祖子孫三世交情喟然韓文公叙馬北平之語遂不辭執筆勉而進之銘曰

人之有生蓋與物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書紀令德必曰孝恭友于斯何情之所鍾伯塤仲篪玉昆金友賀言

康莊如足于手陵谷高深有時變遷兄弟之好金石同堅日月往來有時薄蝕兄弟之歡終始無斁式燕且譽悉出於天涵溫和樂扶持顛連闕

韋家花謝扇外無塵烏衣闕

逍遙聽雨彷彿二蘇桃園飛觴太白其徒京兆枯榮魯山乳湩古今奇聞沛若泉湧世或致傷患始爭財俯仰髙厚獨何心哉斯堂所存聖賢簡策寵賜萬金誓不與易婉辭徽旨擸摭磨研於發啟發有嘉披宣參商稗文豈容過目常棣雅歌玩潛熟復壽觴

爰舉慈顔伊和施于孫子服膺靡他二父聲靈昭昭孔

有斯堂斯人相與悠久



石初集卷八

石初集卷九

元　周霆震　撰

# 傳

## 瓦雄傳

劉文貫述母雞不尾而孳假雄鳴於瓦作瓦雄謠蕭子貞傳之劉極稱其工石初氏未見子貞所著亦託於戲而肆言焉

瓦雄者其先世主西方之辰錫名翰音見小戴禮生而

赤幘以善鬬名春秋時仕魯季孟間距金羽介寵遇絶倫歷戰國尤盛函谷關出客必候商鞅用秦變更法令為私鬬輕重被刑咸陽之雄由是斂跡族寢以微兆類往往散落涸陰有老嫗思母育恩泣曰翰之類其遂絶乎類絶則鳴丑不聞孰與辨東方之白昏而盲矣兆晨家索雖多亦奚以為夕夢陳寶附耳云七國縱横爭戰汝見聞習熟獨不記孟嘗君脫關決策乎善為鳴者齊客也宇宙間變化神竒孰非假託特未之思區區羽族

賤微呼吸變化生機頃刻又何患挈壺氏之失職而不
三號也哉古有陶瓦之士因瓦為氏播物之巧侔於大
鈞自有宮室以來功施棟宇萬民利之動靜互根物兩
必化盍往請焉夢之明日嫗物色造門其儔襍處埏埴
嫗擇重厚陰陽各一邀與同歸有以周易見者使筮之
遇明夷之家人曰吉明夷坤上離下坤土重厚離火炎
上厚重為質炎上成功其應陶鈞外卦變而之巽巽風
也巽風發揚離明兆合靜極生動聲登於天鶗主飛動

雄兆也嫗謝筮畢延瓦上坐名牝之所生曲拳以獻陰瓦氏受而載之顧陽瓦覆二人相謂曰此所謂見卯而求時夜者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我二人共切嫗既已知之矣目嫗取孤竹小挺鳴陽瓦三有若闌桃都之秘啟陳寶密祝還以受牝置瓦屏處越二旬而瞉果得雄由是繼絶日就蕃滋數世之後不可勝紀二瓦朴陋未始自陳其功混身淤礫中久而泯没嫗亦漫不復省他族載輿圖者若賢妃之警戒志士之起舞賈小兒之寵

劉安之仙無不表表在人耳目獨瓦氏之派寂然無聞於是宋宗後人作而歎曰甚哉秦媼之善忘少恩而於陳寶之靈為有負也我不可以無言瓦氏代不乏人前史失紀魏臺之銅雀唐殿之鴛鴦進而與王者居餘子輩何足録也今太史氏其為我明之

太史曰形化之先原於氣化氣化者陰陽也天地之初陰陽而已亭毒竅運夫何端倪消息盈虛縱橫萬變免胎本於望月女國孕井而生瓦雄之傳亦若是耳焉用

蔓引古昔譸張自欺傳曰隂陽不測之謂神此不測之神也體物而不可遺至矣

說

彭楚英字說

春秋傳稱楚多才名陵之盟屈完奉命而不辱晉國通好以鍾儀樂操土風其後三閭大夫文章名戰國卓然千古足以補國風之遺盖其山川磅礴扶輿清淑之氣鍾而為人故英華發越恒有以表見於世其來尚矣彭

氏子傑好脩而文字楚英介余友李君伯玉求言以徵之殆有得於山川之扶輿清淑者歟將折衡論建慕屈完鍾儀之風烈者歟抑游心瀟洒洞庭之淵浴蘭沐芳攬蕙湛泛秋菊而追屈子者歟是宜慷慨激揚足以有為而取知當世有非拘文委瑣所能及其雅尚可知矣雖然才本於徳士君子立身必以忠信為主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夫英華之所以著於外者皆和順之實有以充於中也是以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惟自脩於

內有篤實自得之功則令聞廣譽施於身風采振揚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楚英素能愛兄敬長睦行鄉人師友間講之必熟余特懼其發揮太過而於所當務者或未盡耳故以是說終焉亦友朋切磋之義也

思永字說

古者冠而字所以責成人之禮自前朝馬上治天下冠禮遂廢字亦罕聞遐方謏佞成風率妄引美稱以加愚騃一唱羣和若宜妥焉受之者亦恬然無愧竟不復以

字行長傲莫甚於此廬陵横溪蕭氏子昔從余游名之曰恒字以思永而未暇以悉其義晚歲重來溪上請有以明之吾年八十有四歲矣其可靳於吾友乎周易下經恒列於首恒久也非一定之謂在於通變不窮洪範五事終之以思思者心之官也自臯陶謨訓敕以永之一言其旨微矣惟能知恒非一定隨事變通然後足以明此心之官而心思以至於永凡人日用動静莫不有思乃其常也然不過循乎遠近之暫爾若夫心思而至

於永則非知道之君子不能盖心之神明以方寸之微而攝三才之藴俄頃之知而通千載之前曰思而已周公之坐以待旦孔子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皆所以永其思也況學者乎他岐眩惑得以汩吾之思非永也中道嬀疑足以病吾之思非永也安居省察當造次而忽亡非永也平日操持或頃刻之少怠非永也夫所謂永者心意循循相為悠久非勉彊於一事一時之所能也是故事親則思永其孝事君則思永其忠交朋友則思永

其信物欲牽引易於變移則思有以絶之憂患侵陵或至沮喪必思有以勝之理義之奥則日潛其思於未融心術之微則日察其思於未遂事物之來有限吾身之應無窮思貴有恒惟恒故永非恒不能以致永非永不足以言恒合易書之義不忘三復於操存終身由之無入而不自得矣思永生質信厚不剛不柔試用於時所至稱善庶幾有味余言交游或以虚美相加侫人也遠之毋貽識者之笑

## 題跋

### 書章立賢傳後

余讀史記至田横海島五百人皆死竊疑太史公感時憂憤彰大其事為天下後世勸未必其盡然也及觀我朝淮南余參政死安慶盡室相從如歸闔郡無一人生降然後知前史之不誣而天理之在人心千萬世猶一日也復有奮身草野臨難相從父子婦姑義不辱如龍泉章立賢益可驗斯人秉彝好德之心而史氏之言為

尤信立賢儒者也布衣也非有千金之資一命之貴起
衆仇致盜憎姑引卻退藏以脫須臾何不可者而毅然
父子萬牛莫回嗟乎難矣至於深閨荏弱亦慷慨激烈
如金石曾不少變何哉蓋其浩然之氣養之有素自脩
身以及齊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使立賢生戰國固當
不遜田横擅一郡守之必不在余安慶後又進而得行
其志於天下則人皆心立賢之心與海鳥安慶相倣傚
矣豈憂盜哉於是海內干戈且十年縉紳間往往不能

引決望風屈伏憂辱以陷於死亡子弟妻妾忍言事讐不啻犬彘蓋家庭教詔惟知持禄固位君臣大義未嘗一語及之則臨難決死生之際子焉而不父其父妻焉而不夫其夫所由來者遠矣其或脫命鋒鏑貴妻愛女一旦夷於倡優反因之以邀寵利焉此又禽獸所弗為者原其絕滅天理玩寇以資富貴日肆漁取之心未必不自以為得孰謂妻子之不保展轉汚辱至此極哉未知其心亦有悔乎否也惜無以立賢之事告之喪亂以

來求立賢本末於友朋執筆而無愧者鮮矣獨子高劉楚慨然為之傳余讀而異之悲夫自余淮南而下落落不數人禮義廉恥大率泯没於公卿大夫而抗節不出者恒出乎一介之士於此尤見舉世陷溺之餘天理之不可泯者自有時而發見也惜其不盡傳傳亦未必信如蕭爕翁之赴井雖其初不能直道事人然就義從容亦足盖其平生矣談者猶以無官守之責非之是亂臣賊子之黨惡足與論士哉因附見焉庶來者之有聞也

書劉敬方所藏其兄元方遺墨後

冬十二月到郡始得與夏道存相見談及劉敬方道存拊髀曰惜哉其兄元方昔兄弟受學於先叔父華遠師死而未卒業仲善兄官會稽日復負篋往從其後兄弟自相師友之日為多元方已矣敬方今無恙乎吾笑曰飲尚可數十杯橫經授徒聘幣交至迹不能出門坐客相視嗟歎久之歸途過敬方留宿燈下出實軒詩一章片紙楷書法然曰亡兄遺墨也寒門薄祐先父年不滿

三十吾兄幼孤植余遺腹力學甘貧幸不墜儒業壬辰兄没天下大亂間關萬狀提挈二侄一子涉難苟存前年又喪次侄遺孤藐然余又垂老每覽此紙悲不自勝令其子孰信朗吟客憑几聽音節起伏開合抑揚詩家律度具足仲善之序蕭氏一德求已二進士之題字相與發揮歷歷可考嗟乎揚子雲為西漢儒宗而太玄之作當時已譏其覆瓿韓昌黎文振八代而金根車之義其子竟莫能通蘇内翰賦詠聯篇而詩禍之興家人棄

之恐後其他埋没何限敬方獨存此紙於干戈二十年之餘寶而藏之不啻千金之璧其可尚也夫天壽斯文綿延如線係於一人之身微敬方是宗殆矣豈復有一言半辭留傳翰墨使人深嗟不能自已而俟來者之知乎吾是以反覆沈潛深有感於此片紙也兄弟之愛鍾焉師友之傳著焉子孫之慶賴焉一事之微三善交集其於倫誼固不愈厚耶劉氏未艾之福不必他求即此乎在矣後復從敦信得其和道存别賦及坪下廟捨田

碑鋪張春容紀載詳贍有古作者之風又諸君子所未見故備之庶廣其傳於他日元方雖死猶未死也歲在玄黓困敦臘月望後五日石初周霆震書

題王伯康遺墨後

故友王伯康三十年前宦遊湖北兵戈隔阻消息不聞或言死國沅靖間竟莫知定處一日其子可通持所寄郯孔厚詩三章泣曰先父手澤也兒生晚不能記憶父聲容鄉之先達云汝父平生嗜吟流輩推慕亂來不存

一字寤寢深痛多方購求近得之孔厚子德誠捧讀如
父復生提携懐抱一字一淚幸托世契願賜一言嗟乎
海内鼎沸以來倫誼之斁久矣世家子弟流離顛沛之
餘辱於皂隷降而樵牧往往有之其僥倖弗墜者不過
馳騁弋獵日逐聲色貨利問以先世茫然不知所對反
肆詆欺恬無愧色況復知所謂文字耶幸哉伯康之有
子也伯康自幼以穎悟聞祖父延明師授之書余由是
定交往來賞其俊异既長克志樹立急義重交著述多

樂府歌行宦游京師歸而賓客益衆見聞益廣殊足以
慰悅其親國難將興檄遠方遊徼治裝戒行親知力勸
引卻慨然曰丈夫立身報國政在艱難即日就道後間
冒犯鋒鏑委命于官多所建置惜其事不傳此詩不知
作於何所收藏故人之子可通求得之余白頭江南丈
字間復得相見何其幸歟慨念宇宙寥廓陵谷推移善
和之藏凡三易主平泉草石無復子孫凌虛臺之野草
荒烟汾陽宅之古槐夕照在承平時且不能自保付哀

感於後人干戈糜爛之餘珠璧珍奇漂沈沙礫姬姜玉雪流落風塵愛所不能捐恩所不能割不暇一毫顧戀區區殘篇簡脫之瞽瓿煨燼而黼黻文章托友朋以傳其子豈偶然哉父子之親藉是得以繫孝思而不泯朋友之義由是可以裨世教而追古風皆人倫之大者天意殆留為孝子慈孫之勸而片文隻字托於交際乃有以壽斯文一脈而啟他日過庭之訓篇章云乎哉王氏傳家之寶千金未易致也往年王欅山購得澗槃遺稿一

帙授其子孔厚以歸于鄒氏槁至今存孔厚澗槃仲子也德誠推其父昔之授於櫸山者今以施之可通櫸山廬陵老儒後進多所汲引談者尚之

敬書先親復齋先生律賦後

先親平生著述遭亂灰滅此前宋場屋程式記憶僅存書以示後間或片言隻字殘缺已令同文鳳祥筆之遺訓昔受學於祖鄉石門梅屋尹功甫先生甲子安福賞試明祀世祖緝撫多福賦先生中第一名七韻警聯云

大風之會何殊赤縣之塞霧棧道之絶不減滹河之度氷盖二祖則同有艱難斯有福力由今日觀之無創造則無中興此師友間意故并録之文體雖世代之不同然學識議論之髙古今一也目昏愈甚執筆惘然後之人以此為心則庶幾矣歳在闕月闕日嗣子霆震敬書

書周思忠所著王孝子琛傳後

郡前修日遠近年肆為記序傳賛者率不自量肆情妄

發遂為四方所輕彥文來山中袖出此傳讀之不覺驚喜盧陵豈真無人哉寫至琛年七十以哭母終猶極警策昔戰國時齊深井里聶政家貧母老為狗屠旦夕得甘脆以養親濮陽嚴仲子奉黃金百鎰為政母壽求以報韓仇母死服除竟為仲子報仇暴屍韓國同一狗屠也彼以報仇死此以哭母終琛雖小人去政遠矣傳贊有悲歌慷慨意宜追古作者宇宙寥廓庶幾此道不孤吾以思忠卜之也

代跋

友人王誠之示余周思忠所著孝子王琛小傳或謂琛小人屠狗辱處士君子羞稱書之過也余曰不然琛生長田閒樵牧椎埋與伍初不知讀書為學而致養其母服喪過哀以終斯可稱純孝子矣書不書固不足為其重輕先儒謂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有之而不取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大抵今之士君子往往喪其良心奔走形勢矯誣媚悅惟利是趨聞王琛之風不泚

其顙反譏傳者之非不知所學何事互鄉童子之見夫子與其潔而進之沐浴齋戒之惡人孟子以為可以祀上帝傳琛者獨不得援此意乎遂書以授誠之庶有志於道者知取舍之不可以不審

石初集卷九

石初集卷十

元 周霆震 撰

題跋

閱晏彦文所論王生江南野史

郡人有王炎登者濫名忝宋季士流鬻爵登仕著江南野史不録文丞相以吕文焕賣降為不得已晏彦文按春秋追論之雖難掩廬陵之愧愈於知而不言余平生寡合自信朴愚每閱陳壽魏志及王介甫讀史

詩未嘗不反覆嗟歎掩卷流涕盖古今興廢之際談者惟務趨時諱稱先代故忠臣義士多泯没不傳而姦巧横行子孫根固數世之後豈復有公論哉殊不知經史昭日月成湯慚德仲虺終不敢以為無夷齊餓於首陽仲尼表而出之為萬世勸雖春秋亂賊接跡戰國七雄並爭然而天理流行未嘗止息秦漢而降如魯仲連當世利紛紜之會寧甘死蹈東海義不帝秦管幼安避難遼東三十年終老魏都心存漢室百世之下聞者莫不

興起此豈有使之者哉抑又有大於此者漢興規模宏遠矣蕭何治未央宮壯麗宜也而高祖怒曰天下洶洶未知何定唐建成元吉之死人倫大變前所未有史臣曲意掩護而太宗命直書之范質循規矩惜名器宋初賢相也而欠周世宗一死公義斷自太宗此皆創業垂統之君極人情所不敢言而慨然出諸口卓為異代信史曷嘗有所避忌哉江南自革命以來學校碑刻悉刋去宋年號朝廷初不知其所為仁宗在東宮一日問左右

文丞相何如對者皆貶其不知天命仁宗作色曰如卿所言則馮道却不是忠臣矣衆恧屏氣相視愓然信公日見表彰揚於内外臨御之日語廷臣曰儒者握綱常如拳蓋為信公而發由是復興科舉一代禮樂蔚然有光天理之在人心千萬世如一日詎不信乎凡具耳目者曷不於此觀之鄙夫盜竊儒名不啻犬彘誠如許昌靳裁之所言使其人存不與同中國況得以汚君子齒舌哉

附録蕭爕翁碑陰

吾不識盧景宣其先山東人隨父来南父殁于官貧甚事毋以孝聞一日於友生晏彦文家閲夏道存所撰蕭爕翁墓誌彦文從旁歎曰厚哉盧景宣微斯人爕翁不傳矣昔受學於爕翁參政全子仁討紅巾時辟爕翁行軍參謀全貪暴自用爕翁具員耳戊戌城陷全奔贛爕翁義不辱約録事張元祚同死張降爕翁一再赴學宫井死葬讀書臺下逼近城墻閲十有五載發卒修城景

宣客鎮守軍帥歐氏大懼浸没請于歐令卒伍物色訪求得之草莽間棺衣悉化白骨儼然捐歲俸白金若干改葬如禮夏先生為文以傳不朽厚哉景宣之為人也嗚呼師道之不行久矣始學涵育薰陶若嬰兒之望長稍識趨向即視其師如路人欺其交游侮厥父母或借臯比之席或彎射羿之弓固不待死而背之也㚖翁死義無後倉卒旅殯陵谷改移景宣追悼久而益堅見諸行事難矣哉近世有避兵走死赤日黄塵瘗道側同行

者歸告其子事定令偕往收殯子逌然置之弗問又有逃竄將出境候者失期顛踣而返自度不能活一夕陷首空池淤泥中俯伏死槁屍池邊其子客居曠歲嬉笑自如彼二人者既不能免父於難距死所可百里委棄泯滅未嘗一動其心較之景宣師友間何啻霄壤吾固繫此於叟翁後匪徒著景宣之賢因以警天下為人子者

彭九萬妻死寇本末

至正壬辰紅巾冦禾川省掾陳允中率官民堅守辟九萬行軍鎮撫晝夜勤勞冦方競時九萬馳馬白上官嚴設方畧其配李氏促具食勞軍士氣倍增戰大捷冦退居民安堵婦人倉卒出此亦大竒哉明年十月湖北五溪苗獠詭辭助順突入城焚廬舍掠民財倉皇奔竄死者相藉李氏及其子友諒女秀瑛俱被執驅之行不從脅以白刃不動問所求罵曰狗彘吾死吾節斯已矣何求遂毋子皆遇害因憶歸附後禾川變起丁丑屠城相

傳有趙氏婦抱嬰兒匿州學禮殿北兵搜得殭污之不可死于禮殿之南事定毋嬰兒血模糊影留殿階不滅剗去復存學官述以文立石為後來勸嗟夫節義者人之所敬也彼趙氏得於傳聞士猶稱述懼其泯况李氏名家始戰勝却賊有佐助功卒守節毋子同死視趙氏殆將過之夫賢又能歸骨于封鄉之南臺山本末可徵如傳其又可泯邪千載之下猶使人追慕而起敬也余既高李氏之義又重惜九萬厄於天而至此極故為辭

以哀之其辭亡

贊

番陽潘母胡氏贊并序

胡氏儒家子天性純至配番陽潘希古事舅姑以孝聞至順辛未大疫希古病且殆胡氏默念曰在室惟三兒長纔九歲次七歲次四歲無內外懿親夫萬一不幸兒將何屬乃涕泣毀容自誓焚香祝天曰潘氏興廢係夫存亡若命數在天不可逃願以妾代夫身

庶幾宗緒不墜妾雖死實甘心焉禱訖希古遂甦胡

氏後五日死希古日夕哀念恒恐幽冥有負凜凜焉

長育諸子至於成立官學校以壽終其適長景岳為

安成邑佐撫掌兵燹之後民賴以生家甚貧篤志有

守金玉貨財凡可欲之物填委輻輳一毫不以經心

縉紳接迹誅夷獨超然刀鋸斧鉞之外古所謂剛者

殆近之矣非此母不生此子故并及之

贊曰夫妻子母之屬人倫至重喪夫而自誓守義史傳

往往有之未聞籲天以代夫死而憂深思遠在於後嗣者當其倉卒捐生慨然引決既婦道之所難而憂及後人知有夫而不知有已尤毋道之罕見婦道也毋道也俱有以異於人一念之烈自天祐之克昌厥後而其子之樹立皆人所難此天道之自然也向使夫存而子莫能訓子壯而無以顯其親則天道為不可知矣感應之理彌久而益著天定可必豈不信乎

碧溪賛并序

廬陵多佳山水都其勝者曰横溪距郡咨邇歐陽文忠之先宰樹在焉小溪環流映帶如練友人蕭貴卿居之取碧溪自況其季子恒從余游請究其義余嘗升高四望涉溪之源休於江滸慨昔賢之不作居是間者豈偶然者將褁斯名於稱情固當引而伸之也贊曰水生天一萬有之初瀦為池沼匯為江湖山下出泉放乎四海望洋無垠其淵有淮泉之始達演而溪流盈科而進有本不休夏潦春霖奔湍駭浪左决右衝固

難具狀殆其定也表裏湛然源流一碧玉潔氷堅泥沙潜藏潢潦遠去碧者其天性真呈露智人於此適與陶情爰漱我齒爰濯我纓清風在懐載色載笑明月無心放歌垂釣漉溪而釀秋桂始花汲溪以石石鼎春茶沸激弗揚斯澄斯瑩水云乎哉我天其性逍遥容與或淺或深中心默契朝夕洗心持之以平視溪猶鏡隨流應之周流涵泳存之於淡溪静匪愚滌除垢濁漸漬紆餘什伍閭閻傍沾沛澤以溉釡鬵以豐稼穡越若子職譬

之派分伯也幹盤季也崇文施於諸孫沐浴其詐夢寐吾伊青燈夜午遡泉達海其不在茲樂夫天者益廣其施𦂳𦂳文忠榮顯此始紹述高風尚其敬止

歐陽氏畫舫圖賛

捬指之舟恒昧夫先備千金之壺每捐於既濟此古人所以傾覆相繼圖畫舫者誰皦驚風濤於平地斯人也深謀遠慮居安思危凛乎臨淵而欲墜夫然後免禍於干戈之際宜其坐覩冒利涉險深得歐陽子之微而沐

浴膏澤歌詠勤苦黙契太史公之遺意猗歟休哉弗畏入畏

周尚易出軍圖賛

執弓矢者其容舒鞚鞍馬者安以徐指揮左右而坐自如不知者將以為輕羊腸九折之險知之者則見其胸中兵甲之有餘遡而求之非有得於漢廷傅介子之意氣能若是歟

張梅間寫真賛

手神灑然談辯鏘然鍾王筆法姚賈吟編昔也諸侯之賔客今焉偶地以周旋不知者將槩以脂韋之類知之者則見其玩世而神全噫此之謂杜德機殆自適其天者乎

琴隱寫真贊

潛心自遠其神全寓物恒平其智先飄飄乎一琴一鶴殆無入而不自得焉

自贊

承平少壯竟絶迹於鳴珂遲暮艱危屢脫命於干戈端已而不矜重交而不阿長貧孤立適與詠歌生平無害物之意恒簡靜而謙和方寸間其或得於天者稍多

祭文

黄尚書幕府伍經歷祭旗文

國家用兵五年四方次第平余從尚書奉詔出都門天戈所加無不定順狓馮小醜敢抗大邦皇威顯臨其黨之毒于永新者既不遠二百里而送死安成伊邇何恃

而猶陸梁方今秋令司刑金為兵氣諸軍順時進討其
成厥勳嘉謀僉同穆卜允協大旗卓建所以明號令肅
觀瞻揭日月而光華之祀事孔嚴重王命也皇天后土
洞鑒丹心惟神其歆相我必濟

石初集卷十